

古浪縣志卷五

風俗志

六洲之風尚不齊五方之民俗各異要皆因人情之習尚使然亦官紳之倡導有不同之所致也蓋聞治隆於上俗美於下在上者之一舉一動下民之觀瞻繫焉又曰轉移風化責在士林古浪風氣閉塞一切習尚率多樸質而少浮靡善以導之則化行俗美不難馴致是以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君子入國則問民俗風俗者治化之原抑亦施治化者所據以爲興革之本也特是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此間風俗雖美惡互見然何莫非國家政教之所及法律之所制者乎先之以教養伸之以法制則改良風俗庶有冀乎志風俗第五

種族

種族之說由來久矣自西人別人種爲五色分斯拉夫通古斯唐武

古浪縣志

卷五

一

涼州城內東大街
河西印刷局承印

等族而各國局部種族之分無庸辨析如我國合五大民族建立民國可無種族之畛域况考路史漢書匈奴傳及晉書載紀等書知漢族爲黃帝之後滿洲出於肅慎肅慎者顛頊之苗裔也蒙古爲匈奴之後匈奴者禹夏之苗裔也回爲氏族之後藏爲羌族之後氏羌者虞舜之苗裔也溯流窮源率皆黃帝子孫是一而言之爲五族合而言之則一族也古浪壤地褊小人民寥落更無種族之可言清同治以前接壤之番民有雜居境內者故舊志列番族一門至於今則番民彫敝勢力微弱縣境以內番族之來往者不多概見至於回族則同治以後概無土著間有貿易來往亦旋居旋去今則漸有寄居此間者亦不過少數之戶口而已然則言種族於古浪祇可謂漢族之外惟有回族

社會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言道不同不相爲謀也合志同術營道同方言居肆成事學以致道也蓋人各有志德必有鄰萃一事之人而聚處觀摩斯爲道爲藝易底於純粹以精此社會之所由成亦理勢之不得不然也古浪昔日之社會大抵因神道設教者爲多如各鄉之文昌社財神社龍神社等不一而足率皆一堡鎮數邨落各以其地所有之廟宇爲一社之公所每逢歲時伏臘及商辦公務之際召集衆人羣居論議雖不成其爲社會抑亦社會之權輿也至如近日之商會農會教育會等固屬社會之正宗然皆積習相沿有名無實際第一二三四完校并有數十初級校義務校外若農工商礦概無專校以研究學術欲求社會進化難矣所望振興社會教育者將已設之社訓部切實舉辦熱心提倡更設立農工商學使一般普通社會人民漸除迷信而羣相進於普通知識則改良社會庶有冀乎

古浪縣志

卷五

二

涼州城內東大街
河西印刷局承印

宗教

古浪宗教儒教而外如道教佛教巫教大抵皆藉神佛之名以求衣食分門別戶入主出奴其畛域攸分殆如水火之不相射然究之勢微人渺散漫零落卽一教之人且各不相識人自爲謀求其類聚而觀摩者蓋未之聞焉其不成爲宗教也奚諱惟土門堡元土溝之天主教兩處約有八十餘戶二百數十餘丁有教堂以爲聚集之所有神甫以爲管束之人信仰甚堅團體固結儼然獨樹一幟爲宗教之一局部非若道佛巫之無集會無公所如散沙然也

漢俗

土饒風寒人性剛勇以騎射爲能孳牧爲業

舊志

地多磽瘠俗尚敦樸土質過文不務奔競農不逐末工無巧技商賈

以谷量牛馬尚有秦風

舊志

同治以後俗漸澆漓近今長吏訓迪禮多從簡駸以復古

採訪

婚姻祭祀喪葬歲時伏臘禮儀

婚禮

周禮仲春令會男女蓋言時也純幣不過五兩蓋言儉也惟儉且時得之矣然而婚禮有六雖繁弗殺者何居蓋物不可以苟合古人相見必以贄况婚乎古邑之締姻也既議婚男家則遣媒氏列幣二束或四束往女家定婚即問名納采意繼又列幣數束益以簪珥姑往女家令閨女拜見日插戴即納幣意至期又遣女家以白金多寡無定數即納聘意邊地雖無雁可奠而不廢親迎合卺之翌日婿拜女家父母日謝親三日新婦廟見入廚祀竈拜舅姑暨諸姑伯及賀客皆徧拜之其鄰里親戚各具金相賀主家留款盡歡日排席若貧家女未及笄適男家待年完姻日童養男未娶入女家待婚日招贅此

古浪縣志

卷五

三

涼州城內東大街
河西印刷局承印

秦風之陋於禮未盡合也

舊志

案古者婚禮有六朱子家禮云問名納吉請期邑俗皆仿而行之頗爲近古惟親迎之禮俗有行有不行者誠不可廢也大清通禮厥明婦夙興見舅姑於堂拜獻如禮三日見祖禰於寢如常薦禮而俗則徧拜來客此皆失禮之尤者夫婚姻論財夷虜之俗清咸同以前惟小戶貧家偶爲之多則一二十金而止同治以後此風遂熾小康之家亦俱效尤有多至百數十金及二百餘金者甚至因索重聘激而爲搶親之舉地方官曾行嚴禁而頽風難改然皆市儈行徑士紳舊家究恥而不屑耳

祭祀

古者土始立廟今之祀古之廟也古邑土立祠者殊少每多祭於寢四時之祭春以清明秋以中元冬用民歲日皆往拜墓除夕歲旦始

家祭其有向門焚紙而悲號者眞委巷之風也

舊志

案朱子家禮時祭外更有冬至立春等祭之儀古俗清明等日及歲旦除夕之祭頗爲近禮先儒言古者不墓祭蓋以經無明文若傳記則椎牛祭墓語出曾賢東郭燔間事稱孟子故墓祭之文家禮通禮俱載邑俗之崇墓祭當本諸此

喪禮

古邑人子之遭喪也衣衾備具殮或以三日或以五日掩棺受吊則以七日逾月而葬從不淹柩棺槨皆如度其習禮之家延大賓題神主對壙守墓終三年而更服貧者親死以白布覆頂卽執杖趨市躬自執事葬無定期懸棺而窆人不以爲非記曰禮不及庶人魯論亦稱與易寧戚蓋此意也然亦有富厚之家有徧吊客而散布巾者惟大靖堡靈柩在堂橫停亦是特俗

古浪縣志

卷五

四

涼州城內東大街
河西印刷局承印

案三年之喪家禮通禮俱以二十七月釋服古俗則週三年之日始釋服此從厚之義也至九月五月三月之喪俗則皆以百日或週年釋服亦猶行古之道也聞之易服而弔禮自賓出何須主人之裂帛食於喪側或非得也何至置酒而高會古俗之散給巾布酒肉款賓抑何戾歟俗之更陋者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或用陰陽家諷經且有迴然避殃之說劉氏榛謂父母而忍加以殃名不孝之罪通於天矣然亦有喪葬不用僧道者惟西鄉土族二三家蓋猶是樊曉山先生之遺風歟

歲時伏臘

古俗將屆伏也各祠廟多演劇以侑神於五日飲雄黃酒食角黍門皆插柳中秋則陳瓜果以祀月長至以肉合腐爲食曰食頭腦歲旦餌油麵茶曰年茶燕賓或用全羊曰羊席或雞豚交致曰攢席會數

而禮勤物薄而情厚古民有焉舊志

民商事習慣

關於債權部分

人民間借貸利率之習慣

民間借貸銀兩至多月利不過三分亦有一分二分者錢或月利五分四分糧食通年利有加五成者

人民與商人借貸利率之習慣

與上條同

借貸還本免利或減利之習慣

借貸銀錢舊利積壓有將本還清而舊利全讓者有減三五成而還利者

借貸立約及畫押之習慣

古浪縣志

卷五

五

涼州城內東大街
河西印刷局承印

借貸銀錢有立約者有不立約而出期帖者亦有借商號紅帖爲定期歸還之據者立約則指房屋田產爲抵押或有無抵押而僅定還期者畫押則十字居多亦有套字爲手押者或有榻箕斗者

借貸先還母金之習慣

借貸多年還利不堪其累有先還母金停其生息只將欠息緩還者

借貸先准止利之習慣

有還利多年倩人說情停止利息只還本者

借貸隨時償利之習慣

借貸利大約有按月計者有按年計者其利可隨時交還任人自便

欠利作本之習慣

欠利太多或力不能全還即可將利作爲基本復生利息

出賣田宅填寫契約及手續上各種習慣

出賣田宅約據書杜賣字樣及四至糧草水時及價值等事手續則書約時請說合人代書人同中人地鄰等價有先付者有後付者有立約後陸續付者至遲不過一年約書就以上各人俱書名畫押賣者亦畫押後得業者請酒待客以謝各人及買主稅契或及時或遲遲不過一年

關於物權部分

計算田地之習慣

計算田以量數云幾十石地幾石幾斗幾升地或有以使水時刻計云幾個水的地

古浪縣志

卷五

六

涼州城內東大街
河西印刷局承印

行走鄰地之習慣

往來行走於鄰地之間俱無阻撓惟以不踐踏禾苗爲好

當地之習慣

當地俗名典地或有限期贖取者或有不限期者總之雖久亦可還原主諺云一典千年活卽此意也

贖地之習慣

典當之地原主欲贖則請人說明或減價或不減價萬無不與贖者但春種之時輿論不准贖地

租地之習慣

或有按收數定一幾成分股者謂之合種或有幾石地定每斗租糧若干給地主者亦有論銀錢租地者大約租糧每石地每斗二三斗不等銀則每石地每斗一兩或七八錢必須立約據

或合同兩家各執一紙者

租房之習慣

街市之房屋每間每年租錢一元或二三元僻處房屋每年每間洋二三角至多洋六七角有立約者有不立約者

田地納租之習慣

田畝納租每年至秋冬季始交房屋則按月計交或自取者多

房屋納租之習慣

房屋出租或銀或錢有按月納者有零星納至年終結算者

質物之習慣

有當舖地方每年春夏季多將閒物質於典中至秋冬贖取或十二月減利之際贖取亦有遲至二年始贖者甚或二年已滿無力贖取仍換票另起利者鄉間亦有不開典舖而以物爲質

古浪縣志

卷五

七

涼州城內東大街
河西印刷局承印

抵取銀錢者

讓租之習慣

租賃房田年多積欠租資有讓二三成或五成歸還者

減租之習慣

租房田有因時價陡落較原租太差者必爲減少

租用水面之習慣

古浪無水面之事業故無此習慣

關於人事部分

定婚交納聘財之習慣

定婚令媒妁關合開庚帖聘財無定額大抵貧戶相對則論財多富戶相對則論財少交納或分二期或一期交納亦有先交聘財而後開庚帖者

定婚交納聘禮之習慣

定婚以布料綢緞首飾衣物數事爲聘禮二期交納者曰道喜
曰送禮一期交納者曰一楂禮

婚姻成立之習慣

婚姻以開庚帖納財禮爲成立之一定以後絕不准悔婚退婚
婚姻解除之習慣

聯姻後或有特別事故不得已退婚者則必將庚帖財禮退還
另立字據

交換婚帖之習慣

定婚女家開庚帖與男家男家不與女家故無交換婚帖之習
慣

孀婦再醮之習慣

古浪縣志

卷五

八

涼州城內東大街
河西印刷局承印

夫死後孀婦有數月卽醮者有守一二年再醮者守節終身亦
有之

立嗣之習慣

立嗣以房分遠近爲準房分近者雖一子繼數嗣亦可房分遠
則不得越姐間有無子以甥立嗣者千百中之一耳

析產之習慣

產爲本身所置者按現有兄弟幾人均分

分析遺產之習慣

產爲先世所遺者子孫分析多有按先人老股分者亦有按現
兄弟均分者

養子之習慣

無子者買他人之子爲己子養育成成人若無宗族則當然爲子

有宗族則否

贅婿之習慣

以女贅婿多爲代長久雇工之用定婚之始或云作苦工幾年或有納財禮數事然多至完婚後即率妻去矣此事多出貧家富家及紳耆無贅婿者

兼祧之習慣

一子繼數嗣者俗謂一子頂幾門

關於商事部分

用人及學徒之習慣

商號用人權在掌事有股分者有身錢者股分者無定額身錢至多不能過百元學徒由他人保薦初年無身錢後數年身錢由掌事年終酌給

古浪縣志

卷五

九

涼州城內東大街
河西印刷局承印

存放帳債之習慣

放帳銀錢糧不等銀月利不過三分錢月利不過五分糧則或作價或加五行息

標期之習慣

商人買貨其價銀定標期歸還若至期不償則爲大失信用矣亦有至期不能償議加利者

商人借貸利率之習慣

商人借貸多以銀每兩每月利率或一二分或數厘大抵商業殷實信用昭著之家利率愈輕否則利須重

遲延利率之習慣

有應償利息至期不償者則將利亦作爲本照前本起利

清算之習慣

商人大概於舊歷每年正月初旬結算前年生意之贏絀有股東者對股東三年一結帳至於來往交際之帳則年終或冬季清算者多

分紅之習慣

或一年或三年清結贏絀之後如有贏利則按各家號規東夥扒分紅利

護本之習慣

東家給掌事正本銀之外再給若干副本銀謂之護本

收帳之習慣

商人收帳率在冬月亦有按標期收者

期標之習慣

或貨價或借貸多給期帖年月日之長短隨事定奪

古浪縣志

卷五

十

涼州城內東大街
河西印刷局承印

破產之習慣

商事至萬不能為則宣告破產將存貨什物抵於債主不足則

延期歸償

存款之習慣

甲家銀存諸乙家不起利

定貨之習慣

買賣貨物立一帖即定貨憑單之謂

簿冊頁數之習慣

簿冊頁數多少不定大抵每帳本面上必寫連皮若干頁字樣以防割換

合夥貿易上各錢股與身股之習慣

合夥貿易大約錢股佔十分之六人股佔十分之四

行戶及店戶中之各種習慣

百貨行謂之花布行每年輪流更換一切公務俱歸經理店戶之習慣無分行之說每店中車馬單人俱住歇草料由店中備賣食物由客自辦店中有火房火夫及當槽等人店錢車馬人每日錢若干隨時低昂

焚骨療病習俗

縣城土門大靖三處每年於清明日在郊外拾積白骨用火焚化婦女多人於焚骨時用紙錢在週身按擦將紙錢隨骨焚燒名曰擦病其俗土門大靖兩堡較甚縣城略有採訪

謹按陰隲文掩屍骸免暴露焚骨之俗亦慈善之一舉惟擦病之習未免妄誕

蠻俗

古浪縣志

卷五

十一

涼州城內東大街
河西印刷局承印

古浪之民本無所謂蠻也有蠻之者以其俗習蠻教故從而蠻之耳蠻教者何借卜筮之名以求衣食是也古浪酸茨抬車等處有愚民百數十家自先世以來男女皆習卜筮禳解之術爲求衣食計每歲孟春家家留少壯男子耕作其老夫及老婦率少婦皆攜幼子女出遊四方近或百里遠或數百里不等見人則或指身相或指宅居或指墳墓絮絮說無數休咎吉凶事其實皆素習之門面套語也愚者聽之則動稍一應承彼等則愈以利害之說刺刺不休又言若不禳解則災害立見愚夫愚婦聞之不能自安延之家乞爲禳解做無數妄誕事乃已或索銀錢或索衣物米麵或指人家所用之物謂不祥必捐以棄之則免生禍患等語有卽畀以攜去者識者謂此行近蠻故謂其人曰蠻子

番族跑馬會附

縣屬東南之石門山以東名西龍墩溝與永登縣屬之東龍墩溝及小灘等處壤地毗連其俗於夏歷每年四月八日五月五日六月十三日在各該地開跑馬會或三日或一二日不等凡鄰近及遠鄉畜好馬者無分番漢齊集該處始則數十人各騎一馬向指定地竭力爭馳先到者爲頭馬以次爲二馬三馬一時衆人喝采分別次第與先到之馬由會中頭人籌備獎品獎掛紅綾紅梭並官茶或數封或一封不等凡馳馬者大概十數歲後生居多跑馬以後人與人亦賽跑先到者亦分別獎給茶帛最後有走馬者又騎賽走馬凡賽得第一者除得茶帛獎勵外其馬亦從此出名所謂一經品題聲價十倍也

採訪

案近今各學校學生運動定有賽跑規則原使人民有競爭之心此種賽跑雖是陋習然亦足發展民族之競爭心理未始不足取

古浪縣志

卷五

十二

涼州城內東大街
河西印刷局承印

耳

清真教俗

今約略言之其俗集所在地之教民按日按時羣聚寺內由啊宏領導禮拜有衣巾不整或規避不到者啊宏定有罰則禮儀整肅一氣一心誠足令人欽重焉

天主教俗

天主教始於清道光時先是法國神甫遊於土門堡及元土溝演說傳教二處土人信之入教者八十餘戶嗣設天主堂二所每堂常川駐神甫一人或法國人或比國人每逢星期日謂之主日男女畢集堂中隨神甫誦經經日散去逢耶穌生日死日復活日又死日謂之大主日則教中男女大小畢集誦經跪拜儀式較豐於主日近日堂中設國民學校召教中小孩十數人肄業教習一名教授科目國文

算術體操與普通國民學校同惟修身一科書中純係該堂中儀式規則及信仰宗教之旨此其不同者耳至其俗則吉凶事及年節皆門不貼對耶穌之外亦不敬別神並祖先木主亦不設立並不祭祀婚時女人門先請神甫入洞房與女坐一二時謂之抹丹既去始令婿入忝不為怪人有病至垂危時必通知神甫神甫即時來對病人誦經而去病人即死謂之昇天間有病驟死不及通知神甫者則謂不得昇天或有病本不劇而神甫誤為病危即因而致死者亦不與教外人通婚所可取者凡遇婚姻喪葬概不拘干支不擇吉凶但風和日暖天朗氣清即舉事此其差為近古者民國十八年又在縣城內及大靖堡購買地址建脩堂舍各一處但此二處入其教者無幾神甫亦未嘗住佔惟見一二人看守門戶不過空有其名耳

方言

古浪縣志

卷五

十三

涼州城內東大街
河西印刷局承印

稱高曾祖母父日祖太太太太爺

曾祖父母曰太爺太太

祖父母曰爺爺奶奶

父母曰爹爹媽媽

伯父母曰大大媽媽

叔父母曰爸爸孀孀

兄曰哥哥

弟按行曰老幾

兄之妻曰嫂子

弟子妻曰弟媳婦

人稱兄弟之妻曰妯娌

姪則按行呼曰幾相公

稱乾兒之父曰親家

稱子之乾父曰親家

稱子之岳父曰親家

稱女翁曰親家

閨女曰姑娘

嫁女曰某姐姐

姊曰姐姐

妹曰姑娘

姊之夫曰姐夫

妹之夫曰姑爺

呼外甥曰某相公

呼甥女曰某姐姐

姑母曰姑媽媽

姑父曰姑爹爹

稱人子曰學生

呼己子曰後人

岳父岳母稱如父母從妻也夫稱妻曰你曰他曰堂客

又夫稱妻曰鳳家者鳳家婦人家之轉音也此稱呼惟大靖有之

妻稱夫曰他曰我們的人 外祖父母曰爺爺奶奶

舅父母曰舅舅舅母 岳祖父母曰爺爺奶奶

岳父之兄弟曰幾爹幾爸 岳母之兄弟曰幾爹幾爸

岳父之子曰哥哥兄弟 岳父之女曰姐姐姑娘

見客曰瞭客 飲酒曰喝酒

赴宴曰坐席 飲茶曰喝茶

說話曰說什麼 說閒話曰扯磨

歡樂曰高興 禮物曰禮行

古浪縣志

卷五

十四

涼州城內東大街
河西印刷局承印

可曰對了又曰行了 不可曰不能成

可已曰罷了 將究曰幫尖

鬥毆曰打搥 鬧訟曰打官司

鋤田曰耗草 官嚴曰閻王

官慈曰奶奶 唆訟曰戳隔

和訟曰扯和 盜賊曰賊娃子

姦淫曰滄門 搶奪曰打劫了

娶親曰取媳婦子 送葬曰發送

修房屋曰蓋房子 買田地曰治基業

長者曰老年人 少者曰小夥子

老婦曰老婆子又曰老奶奶 少婦曰小媳婦子

人醜曰不好看 人美曰好的很

商賈曰買賣人

作工者曰受苦人

銀錢曰財帛

筆曰生活

出門曰外頭去了

在家曰屋裏踱者

訂親曰說媳婦子

許字曰與了人了

稱人富曰嘎好

說人貧曰甚不好

有事曰有幹的

無事曰閒下了

昨日曰夜來箇

明天曰明箇

去年曰年是箇

雖然曰饒是者

豈然曰羌們承

是曰就是的

彼曰嘔箇或曰那箇

此曰只箇

好曰得了

不好曰壞了

請人幫忙曰仰給

不願意曰扭搬

古浪縣志

卷五

十五

涼州城內東大街
河西印刷局承印

堅牢曰結實的狠

誚冒險曰冒日鬼

誚恐懼曰怕死鬼

敏捷曰脫滑的狠

失物曰丟了東西

疑惑曰哈得

不好曰瞎的狠

小孫曰娃娃

姻婭曰挑擔

無病老曰清快幼曰乖爽

有病老曰振不得幼曰不乖

做工曰做活

凡物華美曰揚氣

衣物華美曰闊

貌美曰標緻曰體面

安分曰規矩

儉嗇曰仔細

異常曰别致

不儉曰破費

儉不中禮曰毛的狠

睡曰睡覺

人緩慢曰模囊

不順緒曰落唆

僕人曰夥紀

人不隨意曰刁蹬

事不順緒曰勞忉

少曰些許

病重傷重曰愀勢

勉力曰掙扎

午飯曰喫上午

新發財曰新發戶

沒趣曰莫意思

明後朝曰明後遭

先曰頭裏

後曰後頭

彼處曰那裏

此處曰只裏

知之曰猜着

忘記曰誤著了

猛省曰速醒過來

狂妄曰顛的狠

不潔曰熬糟

不明白曰懵懂

日日日頭

月日月亮

夜日黑了

曉曰亮了

無子曰斷後了

古浪縣志

卷五

十六

涼州城內東大街
河西印刷局承印

擾亂曰校打

整頓曰擇道

好事曰翻亂

安靜曰能蹴往

事難曰了不得

事危曰凶的狠

人跑曰一流風

莫言曰悄悄者

多言曰亂嚷哩

待人曰等一等

速回曰快些來

速往曰趕緊去

可已曰不要緊

不滿意曰真真是

喚人曰喚

應聲曰哈

與物曰嘎

索物曰箇我

事難爲曰囉唆

人不潔曰拉糊

物賤曰便宜

物貴曰價錢老

飢寒曰難寒

家富曰方便

人勤曰勤緊

人情曰懶幹

人慈曰佛性

人嚴曰利害

不安分曰刁脚

無所事曰逛人

無賴曰狡皮癩狗

有爲曰能行的狠

精敏曰幹散

人肥大曰奘實

物不好曰瞎的狠

一餐曰一頓

問人病曰好了麼

人勇武曰歪的狠

挑是非曰戳弄曰搗幹

人健訟曰老爪

賭博人曰光棍

誚當兵人曰柳葉子

誚差役曰狗腿子

號山西人曰炒葫蘆

尋人物曰找

看人物曰覷

頌人德壽曰舉行

賀人移居曰瞭煙

古浪縣志

卷五

十七

涼州城內東大街
河西印刷局承印

渾名馬牛羊等畜曰牲口

轉語曰莫來

反語曰唵唵

莫爲曰不了

語驗曰你看咋者

不能分晰曰莫解絞

無計曰無其奈何

終無計曰些些莫法

不應允曰你些些莫說的了

責人曰數落

夜蝙蝠曰夜別虎

誇人曰奉承

人多心曰給拐

賺人曰送上橋

撫慰人曰呱呱

過譽人曰抽臺

事緒亂曰落唆

事機不順曰麻打

驚訝曰呱呱

幾次曰幾呱呱如一呱呱之類

仄曰一絡絡

小曰朵的狠

驚寬大曰只箇晃晃

叱聲曰呔

戲相呼曰呔

田地數曰塊

自稱曰阿

倩人曰訣

尋覓曰找

太陽曰日頭

刺曰扎

耨曰摩

耒耜曰廣

果核曰胡

少之之詞曰老毛

危險之詞曰忽些

以上方言縣屬城鄉大致相同惟大靖堡距縣城百五十里之遙其語音與皋蘭人略有相似之處

古浪縣志

卷五

十八

涼州城內東大街
河西印刷局承印